

風流債

李健吾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劉

編主境另孔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再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風流債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李健吾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跋

人屬於一種有遺憾的動物，喜歡做的不一定能夠做，時間不允許，環境不允許，尤其是說也可憐，機會不允許。通過允許的往往多是不最喜歡的工作，悲哀就在這裏。拿我自己來說，悲哀給我力量，悲觀主義讓我積極。我要寫的戲永遠沒有寫，我要改編的戲永遠沒有改編。我敬愛的作家，我向他們學習了不少東西去，自來沒有掏出半根木桃酬謝。而酬謝的倒是未嘗謀面的人情和世故。

這叫做順水人情。但是，今天，我想到的却是一本小書的名子：「過客之花。」花是野花，同時穿過數不清的人事糾紛和小我的利害衝突，我一向保留的身分也只是一過客。「花信風」「喜相逢」「風流債」和一些別的零碎，假如是花，就算做我的過客之花罷。

一九零八年去世的薩爾度 (Victorien Sardou) 是牠們原來面目的作者。依照寫作的年月，「風流債」(Saphire) 最早，在一八六八年，「花信風」(Fernande) 其次，在一八七零年，「喜相逢」(Fedora) 在一八八二年。三齣戲問世的距離，彼此差不多全是十年，正好代表這位聲勢喧赫的戲劇作家的三種風格。對於中國人，薩爾度不是一個生疎的名子，大多數人應當知道他的揚名於世的「祖國」(Patrie)。「祖國」在中國已經有了三種譯本，最早的一種也最簡略，似乎民國初

年就已經問世了。一八三一年，薩爾度生在巴黎，八歲生了重病，送到南方的故鄉養息，過了兩年回到巴黎，在父親主持的學校讀書。他是長子，他是父親的希望，然而這攔不住他們父子衝突。一八五零年，一個十八歲的青年，未經世故，然而富有信心和苦鬥的意志，他寫信給父親表示決絕道：

「我既然不能夠接受您給我選定的職業，自然而然，我要一個人，不求您幫助，去找我合適的職業。我既然不能夠有助於您，我也不願意再讓您担負我的生活。」

看到這封信，教了一輩子書的父親並不生氣，當然很傷心：他要他學數學，因為數學是一把最好的入世的鑰匙，天性不近，父親只好叫他學醫，不幸是父親經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沒有錢供給給他繼續下去。薩爾度給自己選了一條路：文學。父親相信他有才分，但是才分不就可以讓一個人生存：

「我承認你有大才分，你不嫌難聽，我就承認你有天才，但是天才做不出麵包。你知道你缺什麼聰明嗎？是生產的聰明，是大仲馬那羣多產作家的聰明。你頂多也就是拉·風丹(La Fontaine)。你有傑作。你不知道叫人重視，這樣一來，你就養不活你一家人。」

一位老教師教久了書，訓起話來同樣可以玩世不恭。但是，這話用在他兒子身上，因為時代不同，因為他沒有看準他兒子的潛在的力量，十年以後，完全不靈。

在成名和未成名之間，就在這捱餓忍餓的十年之間，薩爾度嚐夠了人世的苦難。他寫些不足輕重的詩劇，他奔走於劇院的經理室，好不容易熬到奧代翁(L'Odéon)劇院看中了他的處女作「學

生的酒店」(La Taverne des Etudiants) 僅僅獻演了一夜，第二天，一八五四年四月五日，劇院就改了別人的戲演。有誰在話劇院廝混過嗎？有誰遭遇到這種可憐的幸運嗎？廝混的經驗人人有，然而這種遭遇——這種侮辱，這種一崛不起的痛苦，爲人輕蔑，無以見人，精神上的挫折和物質上的貧困，最後不示弱，掙扎奮鬥，信心和意志永在，一八六零年的「蠅爪」(Les Pattes de Mouche) 一舉奠定他的地位，我不相信有幾個人有。一齣風俗喜劇爲他打開所有劇院的大門。他成了名，收了利，買下房產，和王公交往，當選爲國家學會會員，享受到沒有一個戲劇作家享受到的榮華富貴，成爲沒有一個戲劇作家做到的世紀的權威，給了他父親的預言一個反面的答案。

換一方面看，他完成的也只是他父親的希望，因爲世俗的一時的勝利，不一定就是藝術的永久的價值。隨便翻開現代什麼文學史，有些作者簡直可以說是和他同代，並不少所誅求於他的成就。學院派的批評家例如朗松(Gustave Lanson)，這樣鑒定他：

「風俗的描繪，性格的刻畫，感情的創造，一切是機械的，人工的，『不忠實的，』同時耀眼的鱗甲已經在蝕脫。」

他以爲薩爾度的造詣僅僅限於布局。但是，非學院派的批評家例如狄保戴(Albert Thibaudet)，連這一點點也不肯給他：

「但是他什麼也不會創造。從一八六零年起，他就深信不疑，舞台的技巧全在司克芮布

(Scribe) 的作品裏面。另一方面，司克芮布失勢已經有了十年。他是師傅，而不是競爭者。觀眾又沒有記憶。薩爾度寫劇本的時候，讀司克芮布前兩幕，然而第三幕，他私下裏想像出來，有時候倒比他先生的第三幕好……偉大的製造者，然而不是偉大的創造者；司克芮布的承繼人只是一個承繼人。可慶幸的是，他是一個沒有承繼人的承繼人。」

這兩位先生可以說是兩種批評趨勢的最優的代表，然而不謀而同，把他的桂冠拆了一個枝葉不存。我沒有力量，也沒有意思爲他辯護。我不配也根本不想做他的「承繼人的承繼人。」我和薩爾度遇在一起，也只是時間、環境和機會的巧合。爲了爭取觀眾，爲了情節容易吸納觀眾，爲了企圖嘗試薩爾度在劇院造成的營業記錄，薩爾度便由朋友建議，由我接受下來這份禮物。我的書架沒有薩爾度，恰好圖書館有，雖說不全，也有十來冊之多，於是翻了翻，掂了掂，我信手選了三齣。我不是薩爾度的信徒，當然不夠資格有所是非，因爲即使貶斥，必須曾經焚香禮拜，分量才能夠正確。

在我改編的這三齣戲裏面，「花信風」屬於社會悲喜劇，「喜相逢」屬於性格悲劇，「風流債」屬於風俗喜劇。「花信風」提出來的社會問題，因爲提出來的人屬於中產階級，裏面的品德和應有的結論自然也就逃不出中產階級的傳統精神。薩爾度說他這齣戲的結尾曾經接受劇院的要求有所改動，太可能了，因爲破鏡重圓，正是中產階級的觀念。拿「花信風」的淪落風塵的少女和易卜生的少女一比，薩爾度顯然軟弱庸俗，唯其如此，倒是一般的。真正值得同情的是何太太那位寡婦，但是

薩爾度不見得太重視她的人性，他就沒有用她做為正面的發展。「喜相逢」的線條是單純的，爲了牠的單純，我把背景改到有力的北伐時代。薩爾度似乎有些着眼在女主人公的性格，毀她的不是環境，而是她的暴烈的熱情的單純。我們指摘的是，朱漱玉的個性還嫌不太深厚：戲超過了她的存在。因爲不是正常人生所有的戲，「花信風」和「喜相逢」的情節未免過於無巧不成書，失却了一切人性的真實的根據。從真實這一個角度去看，「風流債」比較在情理多了。發展是可能的，沒有姿態，也不賣弄機關；但是它有一個演出的困難，就是天主教的譏諷。改編過來還要遭殃，就是中國沒有多少天主教徒，改成佛教，中國的佛教徒却又太多。薩爾度是一個忠實教徒，他的用意和莫里哀一樣，揭發假冒爲善的同一信仰的教徒。然而膚淺的觀衆永遠膚淺，不要領會這個懲惡勸善的道理。

我不想一筆抹殺薩爾度的價值。向他學戲是一種危險，他的假貨色多於他的真貨色，他的技巧超過他的材料，他的戲巧於他的人生，他的緊張往往只是舞台熟練的結果。初出茅廬的人最好迴避他，但是老於戰場的人，沒有什麼好怕的，原來什麼顏色還牠一個什麼顏色，相信能夠從薩爾度體味出一點寫戲的道理：因爲說到臨了，戲總歸是戲，他的短處正好襯出他的長處。而且，即使他的人物，熱情和浪漫的氣質，染着灰色的中產的情調，即使我們明明曉得這裏的一切只是戲，和我們呼吸的完全灰色的氣氛一比，不已經就可愛的多了嗎？幻覺強似真實：活在今日的明哲，有誰不這樣想嗎？

人家沒有的東西，不好向人家要：我們應當忠厚。

風流債 (五幕劇)

人物

林虎

一位退職的陸軍軍官，六十歲。

林楊蕙香

他的續弦夫人，四十歲。

朱林素玉

前妻的女兒，二十餘歲。

林素英

林楊氏的親生女，十七歲。

朱朋來

林素玉的丈夫，三十歲。

老孫

趙媽

鄭孝通

一位在職的海軍軍官，四十餘歲。

紀章

他的外甥，二十餘歲。

王神甫

大衛

常太太

郝小姐

一位老姑娘。

壽山

鄭孝通的男僕。

地點

上海。

時代

戰前若干年。

第一幕 林府客廳。冬季。某日下午。

第二幕 林府客廳。次日上午。

第三幕 林府客廳。當日黃昏。

第四幕 鄭府客廳。當日夜晚。

第五幕 林府客廳。次日上午。

第一幕

林府的客廳，陳設富麗而肅穆，讓人想到這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大家庭。壁爐裏面燃着火。桌椅近乎老式，然而舒服。報紙和天主教的刊物。

朱朋來和紀章從外面進來，老孫跟在後邊。

朱（朱朋來簡稱）（向老孫）太太們全不在家？

老孫 到教堂做彌撒去了，回來也就快了。

朱（向紀章）我岳母不在家，你要等她老人家嗎？

紀（紀章簡稱）等等也好。

老孫（好奇）這位先生是——？

朱 是——是——是看太太來的。你在前面聽門。我在這兒陪客。

老孫 是，姑少爺。

（老孫山原路退出）

朱 現在就是我們兩個人，請問，你怎麼認識我那位丈母娘的？

(雙雙坐下)

紀 我根本就不認識她。

朱 可是我明明看見你在揀門鈴，說是你找林太太。

紀 你別着急，我會講給你聽的。我現在倒先要問你一句，你不是在青島嗎？什麼時候回來的？

朱 我回來也就是兩天。你舅舅有消息嗎？我以為我在青島會遇見他，想不到他那隻軍艦早一天開到煙台去了，五六年沒有見面，眼看到手的機會又錯過了。

紀 說是在這幾天要到上海來一趟。

朱 好極了，沿海一帶，提起鄭孝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他那股子勁兒就不知道是從那兒來的，說他蠻不講理，他又樣樣通情達理。跟他見面，你覺得他怪；趕到第二面，你就不由得覺得他可愛。有那樣一個舅舅，是你老大的運氣！一個人既然活着，就得人味兒十足。你舅舅這點兒好處，一百個人裏頭別想看得見一個。

紀 我就很少跟我舅舅在一起過。做中學生的時候，我就知道向他伸手領學費；做大學生的時候，我就怕他老人家曉得我在外頭荒唐。他又是一來就跟着船去了外埠。我活到這麼大，頂多也就是見過他十面……十面裏頭就有五面是挨罵……

朱 虧你說得出口！你就不曉得他多疼你！你從小兒沒有爹媽，他把你當親兒子看待，活到這麼大還

是一個老光棍，財產老早就講好了，趕明兒個給你……

紀 他老人家待我太好了，好得我不能夠不埋怨。手邊有的是錢，日子可過得再厭氣不過。你不清楚我這些天日子過得多麼無聊！

朱 （微笑）所以你想到希望我那位神而聖之的丈母娘！

紀 她神她的，她聖她的，我來問她租房子，此外我就還她一個敬而遠之。

朱 租房子？

紀 我這一年住在普恩濟世路。

朱 普恩濟世路？這是什麼鬼地方？

紀 鬼地方，對極！這是一條最僻靜的小巷，不對，一條最窄的小巷，還不對，一條最骯髒的小巷。我挑這鬼地方住，不是因為牠房錢便宜，是因為房東有一個漂亮姑娘。

朱 （笑）怎麼樣？

紀 你用不着笑，馬上你就得替我哭。工部局閒着沒有事幹，忽然想到要翻修這條又窄又髒的普恩濟世路。這一翻修不要緊，我就得另找房子。

朱 那你不好跟房東搬到一個地方住？

紀 我倒想跟了去，可惜是人家姑娘明年春天放定，我不便忝着臉自討無趣。

朱 (笑) 所以——

紀 所以我就蕩馬路，看紅帖兒，找房子。今天早晌，我在麥陽路看到一所小洋房，二樓有一間房子出租，環境幽雅，設備齊全，交通又方便，一句話，我很喜歡。

朱 (站起) 你可求對了人！

紀 怎麼你不是她的姑爺？

朱 姑爺雖說是姑爺，丈母娘可不見得就敬重。

紀 (站起) 你做了什麼錯事？

朱 我做了她的姑爺就是錯。你不知道，我認識我丈母娘，還是你舅舅介紹的，那時候你舅舅常到這兒來做客，跟林家這一家人好的了不得……林老頭子，一位好好先生，兩位小姐，一位是前妻生的，叫做素玉，一位是現在這位林太太生的，叫做素英，像小鳥一樣活潑可愛，說是就要在這兩天送到修道院做女修士。

紀 好好兒一個女孩子……

朱 你聽我說。你舅舅帶我到林家來玩，不幾天我就愛上了素玉，結了婚……本來是很好的，恨只恨我糊裏糊塗答應了我丈母娘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小兩口子和她老人家住在一起。我的經驗是，一個人寧可跟太太在街上蕩馬路，也不要答應跟丈母娘住在一所房子。她老人家不單破壞你

對於婚姻僅有的那點兒憧憬，就是你整個兒的存在，她老人家也想一下子打進冷宮。起初我還看不出來，有一回科學社在北京開會，我去了一個多月，回來一看可全不對岔兒了。一個人信教，特別是上點兒年紀的女人信教，本來是一件好事，不過輪到我丈母娘，熱心可就熱過了分，她把自己獻給我主不說，把我女人也一骨腦兒拉了上去。從這一天起，我的家室之樂完事大吉。她們吃飯以前祈禱，睡覺以前祈禱，在家裏修行，出了門還修行，東一彌撒，西一彌撒，到了後來，我不覺就恢復了我獨身者的生涯。一傷心，一生氣，我就把心全部用在我的生物學上，今天旅行，明天發見，後天——你猜怎麼樣？我膩煩的要死！

紀 這麼看起來，不是你錯，是——

朱 是我丈母娘錯！

紀 你現在打算怎麼着？

朱 我呀，我要露一手兒給她老人家看看。

紀 好極了！這種醜八怪，應該給她一個教訓。

朱 醜八怪！回頭你看見她，你就知道你的話多沒有根據。年輕的時候，她是一位有名兒的社交之花，也許就因為是社交之花的緣故，高不成，低不就，後來不知道怎麼一賭氣，嫁給我那位老丈人做填房。有人說她貪圖我丈人那幾十萬的橫財，有人說她崇拜軍人的榮譽，有人說得格外糟，加油

加鹽的，反正沒有一句好話，時髦跟着她走。女人的眼睛隨着她轉。男人的心由她撥弄。陸軍，海軍，財政，外交，銀行，法院，國際飯店，新亞飯店，大都會，大光明，夜總會，跑馬廳，一言以蔽之，全是她的袖裏乾坤。她是女人之中的女人，她比女人還要女人。

那她犯了什麼神經，一下子就正經起來了呢？

朱紀

不是「一下子」，是跟着年月一點一點變過來的。先頭她老人家挺誠心誠意的，熱鬧場所不大看得見她老人家的蹤影，她做禮拜也就是一個人去，說起信教的好處，她並不死七癢裂地跟人搗亂。慢慢，慢慢就有點兒兩樣了。常言說得好，不怕百樣好，就怕一樣迷。人家來上兩句恭維，一心又想討好天上的主子，你想，人原來是個世俗東西，虛榮心，出風頭，還不一個個跟着露了原形！往常醉心社交，講究的是排場，面子，事事要佔先，現在麼，講究的照樣兒是排場，面子，事事要佔先，所不同的是，如今表面不爲自己，就是招搖過市，題目光明正大，說起來好聽一些罷了。

朱紀

叫你這麼一說，你丈母娘成了教門之中的敗類，簡直是要不得囉！

我可不那麼想！我是研究生物學的，刨根問底，人總歸是人罷了。男人總歸是男人，女人總歸是女人，不管人在什麼社會，本性永遠難移。譬如說，爭風吃醋是女人的本行，男人體面了些，叫做爭強好勝，其實都是想坐第一把金交椅而已。楊蕙香總歸是楊蕙香，我丈母娘當年在社交方面容不得人，如今在宗教方面自然也是不甘落後。她把人人拉進天主教不算，她還要人人加入她這一